

本应最亲近的人，却又为何伤害着彼此？「剪不断，理还乱」，他们该如何走出无休止的纷争，找回自己真正的依靠……

青苔·著

依靠

YI KAO

走出婚姻的喧嚣

实力婚恋作家

青苔带你感受

亲情的冷暖

《离婚协议》

《在你面前我好想流泪》
后的又一力作

简单、真实、丝丝入扣，
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三个家庭三对夫妻
三个被不同环境影响成长的孩子，
不到最后，不会知道，
谁会是誰的依靠……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依靠

YI KAO

青苔·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青苔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依靠 / 青苔 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 - 7 - 5313 - 4260 - 1

I. ①依…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2188号

依靠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封面设计 八 牛

版式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投稿网址 www.chinazuojia.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天正印刷厂

ISBN 978-7-5313-4260-1

定价:28.8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50621

[第一章]

1

不惑之年，对于生存，高玉茹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没等走到地方，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踩死人了！”如同在人群里丢了一颗重磅炸弹，接着她的腿便软了，手里攥着的塑料袋不自觉地松开，哗哗地响……

中东市场旁的这家超市是三天前开业的。据说开业期间所有商品让利促销，并且满一百返十元代金券。最抢手的便是半价出售的优质大米及买一赠一的豆油。

说不动心是假的，在周围到处都是“涨”声响起来的时期，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况且高玉茹工作的地点离那里那么近，她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眺望这样的景观：黑压压的人群，见首不见尾的队伍，忙着维护秩序的保安人员与满载而归的顾客偶有的摩擦，购物小票飞得遍地都是……谁都看得出，“便宜”不是白占的，现在只要叫个地方说打折，老百姓就跟抢东西一样蜂拥而上，抢不着都有负罪感，不少花钱不说，拼的还有超强的体力和耐力，从超市入口到排队结账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一半，最麻烦的是如何带着这些东西回家，先不说这地方离客运站很近，打车有难度，就说大家不远“万里”，长途跋涉的目的是什么，省出的钱要是与打车费持平，那这一天的“拼搏”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公交车的拥挤是必然的。这也是高玉茹迟迟没有“出手”的原因，她下车的站点距她家至少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她家住七楼，顶层。还有，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但是昨天下班，由于亲眼目睹了两个老太太的“壮举”，这种思想被强烈扭转。那可是七八十岁的人，背都弯了，手上竟提了四桶豆油、两袋半大米，还不算一大袋子零散的比如绑了盆的卫生纸之类的物品，怎么不让人惊叹。东西挡在过道中间平地制造了许多路障，拥挤中有人接二连三地被绊到，伴随着刷卡机的“老年卡”语音提示，只惹来频频侧目，众说纷纭。没人争先恐后地让座，更多人坚信有这种体力站一下是不要紧的，就在其中一老太太准备坐在大米袋上时，离她们不算近的一对年轻夫妇不是很情愿地站了起来。两个老太太也顾不上道谢，费九牛二虎之力将物品生拉硬拽到自己跟前，这才开始兴奋地估算起自己的劳动成果，纸省两块，豆油省八块，大米不到一块钱一斤，还不忘了相互交流心得，有哪些特价的不小心错过了，讨论着购买限量版商品的诀窍，还有明天相约来这儿的时间，大有活动不结束她们就不收手的架势……吐沫星子飞溅，神采飞扬，站在旁边的高玉茹就觉得有点儿惭愧，人家老太太那么大年纪都能长途跋涉地慕名而来，我这四十多岁正值壮年还占着近水楼台独特优势，怎么就能退缩呢，这省点儿，那省点儿，日子不就是这么过的吗，省出一天工资还赚到了。

高玉茹义无反顾地决定加入日益高涨的购物大军。

中午匆忙吃过几口饭，也提了个塑料袋往超市奔，可是，没等走近，却接到了这个震惊的消息——有个老太太被踩死了！

确信是被踩死的？！

不确信。有人猜测老太太可能有个什么心脏病之类急症什么的，在拥挤推搡中正好发作，但倒地的时候，众人来不及躲闪确实在她身上踩了好几脚，那是有的，因为场面很混乱，所以就有了衣服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鞋印……

高玉茹打憊了，像好多个围观者一样，眼看着急救车呼啸而来，眼看着它无声离去。接着就是人群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像空气弥漫了四周，最多的是惋惜，“省那点钱干吗？！怎么就那么想不开，那么大岁数了在家好好待着不好吗……”还有人跟着附和，“可不是，这样人也不知咋想的，我们楼上老太太逛个批发市场也起早贪黑地挤公交，上班时间这么紧张，人那么多，跟着添什么乱……”

高玉茹的胸口一阵阵地发闷，人走了，说什么都没用了，大家也许都在想，自己为了生活倒还说得通，上有老下有小，月供房贷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睡，每天睁开眼好多个窟窿等着，可是老太太呢，到了这个岁数已不需要为生活奔波，又是何苦呢，散散步养养花或是打个牌看个小孙子，享受下生活，不好吗？她想到

昨天两个老太太脸上那神采飞扬的兴奋劲儿，那也不仅为了省钱，而是一种追求，别人不知道，高玉茹自己清楚，节省是一种习惯，就像穷是一种习惯一样，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境况是否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改不了的。老人常说的“穷怕了”，是怕了，而且是怕到骨子里了。

可是，就这么走了，值得吗？

车子已经走远，高玉茹的目光却迟迟收不回来。

上衣兜里的手机响了，那单音的乐曲像讨债鬼一样催得她心里烦躁，“妈，我们下周有演出，要买服装还有鞋，给我汇两千块钱。”儿子打电话基本都为了一件事——钱。而且每次都要得理直气壮，从前她不仅不反感，多少还有点儿引以为傲，活着为什么，为了孩子，挣钱干什么，挣钱给儿子花，这是天经地义的，古往今来唯一不让人感到心疼的事。穷人富人在观念上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能败在自己家孩子手里，都心甘情愿。可当有一天你发现，这花钱的速度风驰电掣，涨幅堪比房价，没有预期，无法调控，你也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自给自足地生活，就不可能不去担忧，还有，她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如果老年人的过度节省算是不可理喻，那像小光这种过度挥霍的算不算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总想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就是她想看到的结果？

两个时代，两个极端。

“买个服装要两千，你知道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

电话那边儿略有停顿，随即传来嘿嘿一笑，“妈，这不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吗，这是学校搞的吗，也不是我能预见的，谁让你儿子站最前排，帅得一塌糊涂，你能看着他穿得邋邋遢遢的给你丢人，我这是保守数，两千还不一定够呢，我看王强光买的衬衫就花了一千八……”

“儿子，王强他家是干啥的，你家是干啥的，跟他能比起吗？”

“那跟谁比，跟卖菜的，跟扫地的、务农的，我这身边也没有啊，当初报志愿你也没说让我往县级以上城市报啊，再说，你们也不趁个农村亲戚，打小就把我送过去，那得省多少钱……”

小光口才很好，一开口就跟个机关枪扫射似的，她不知道这有点像谁，反正她和老于都不是耍嘴皮子的人，

“行不行给个话啊？”儿子张了血盆大口在等着呢。

“你这周回家吗？”她想起今天已经是周四了，“能回家就回家取吧。”

“不回，上次不是说了报了韩语班嘛，对了，报名费还是王强帮我垫的，一千三，你最好现在就给我汇，人家都买了，就差我了。”

“小光，我跟你说，汇钱可以，但你真得花得仔细点儿，知道吗……”

“行了，行了，都会背了，你快歇会儿吧，我上课去了，顺便把我手机费也存了吧……”

“你自己不能存吗？”她记得小光学校楼下就是移动营业厅。

“你一个月就给我那么点儿伙食费我不得省点花？”

.....

高玉茹没有再说什么，将塑料袋塞进了兜里改变了路线，小光手里有个工行卡，是从他上高中时办的，为了汇款方便，她现在真庆幸那只是普通的不能透支的储蓄卡，前些日子听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谈论信用卡的种种好处，她留了心，跟着打听起来，她想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要提倡超前消费，那不是钱哪，那不用还吗？还什么积分换礼品，那不都是自己的钱换来的，买了上万的东西就兑个锅碗瓢盆的有意思吗？想指望消费能领部车回来，痴人说梦，曹雪芹活到现在或许还有可能。还有她们探讨的那个如何用信用卡拆东补西的还款方式，听着都心惊肉跳。她真不敢想象，有一天小光手里要是拥有这么一张卡，那还怎么得了。

一个“正在装修，请您谅解”的牌子挡住了去路……

万宝街的工行不是最近的，但是坐公交车最方便的，下车即是，不用多走，高玉茹只想到那里窗口多，办理业务非常有效率，可她想不到，在这里，十几分钟前刚跟她通过电话的儿子奇迹般地出现了。

工行对面是新开的购物广场，透过明晃晃的玻璃窗，她一眼便认出了正在扶梯上的于小光，在他身边还有一个穿着颇为时尚的年轻女孩，于小光的手正搭在女孩的肩上，两人有说有笑的很是亲密，高玉茹几乎如条件反射一样冲过马路，等进了广场沿着扶梯一层层找上去，却不见了两人的踪影，四周到处是专卖柜台，模特儿身上的高档服装贴面镜子一样的刺眼，她左顾右盼，正琢磨着会不会是自己眼花看错时，又看着两个年轻人笑着走进了向左的一个宽敞的通道，她的心一动，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两旁是夸大的宣传图片。越走就越幽静，心里也越是了然，这是电影院。她总算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儿子正捧着大桶的包米花和可乐与女孩向检票口走去。她站在那儿，大屏幕上滚动着今日将要播出的系列电影时间列表，标着八十、九十乃至一百二十不等的票价……

高玉茹第一次撞见他和小女朋友是在于小光读高二的时候。也是中午，那次她不知怎么吃坏了肚子很不舒服，便请了半天假，好不容易等来公交车，人多，前门上不去了，司机说投完钱上后门上吧，后门一开，她便愣了，她家于小光正站在后门的台阶上，小光爱美，左耳上戴耳环，亮灿灿的很抢眼，和他相拥的那女孩更抢眼，扎一冲天小辫，也是两个快赶上手镯大小的耳环，那时的打扮比现在还要花哨些，两人穿的是休闲情侣装，在司机不耐烦的催促下，高玉茹沉着脸上了车。两人搂搂抱抱的，周围人都在看，高玉茹就觉得自己脸上直发烧，有人在摇头感叹，现在的学生啊……后面不用说她也明白。回到家小光还满不在乎，你不知道现在男女比例失衡吗，将来得多少人娶不着媳妇，你儿子得趁早给抓着一个回来，要不大打光棍怎么办？

那你不能影响学习。

学习不用影响！

.....

母子俩吵了半天不了了之，高玉茹其实对高中生早恋问题没有顽固到完全不能接受的地步，她气愤主要是因为他旷课，大白天的带着女孩瞎逛，这是她看见了，没看见的呢？可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小光依然我行我素。高玉茹也无可奈何，现在她连找他质问的冲动也没有了，小光已经是大学生，上了大学的孩子本身就如同被刑满释放似的，脱离了束缚，能混下毕业证就算大功告成，所以她最头疼的便是这无底洞什么时候才能填满，穿衣服认名牌，随便弄个头发都要七八百块，不光是他，还有他的小女朋友，从打上次遇到小光在珠宝店附近转悠，再到后来商店里的几次巧遇，她的心就没少翻腾，开销能不大吗，谁都知道谈恋爱是最费钱的，小光得养着小女朋友，那谁养着小光呢……

这么说我现在是供你们两个？

拉倒吧，人家条件比你家好！小光不屑。

那你还这么能花钱？

不能让人看不起吧？

那也不能装大方吧……

等我以后上班挣钱连本带利还你。小光不耐烦时常常便以这句作为结束语。

还我？等你上班，你不管我要钱，我都烧高香了！高玉茹也很快回敬了一句，同样是说了不下数十遍。

事实上，在花钱这方面，她真就怨不了别人，小的时候，总是主动给，到大时，也很少拒绝，等到她发现想管，晚了。她家老于为这事没少批评她，纵容花钱本身就是往道德品质恶劣的方面引导，这点，高玉茹又不服了，说小光大手大脚，她承认，说他道德品质上有问题，她绝对不认。前几年小光姥爷生病，家里那两个弟弟、弟妹都脱不开身，多亏了小光那时还在放暑假跟她在医院护理了一个多月，懂得孝道的孩子，能说他不是好孩子，她心疼儿子要他晚上回家休息，小光却说没事，好歹在医院还有个住处。高玉茹好似被人戳上一刀，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对儿子纵容溺爱的原因，归根结底，出于愧疚。

小光对家里环境是诸多不满的。五十八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和爷爷奶奶一起住，这么多年连家具都没有换过，还是漆黄的老木头色，楼下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倒是重建了两三回，但再怎么翻新，也是厕所，常年飘着一股恶臭的味，家里不敢开窗，但屋里也有着一股让你不待见却散不去的气味。你见过这么“寒碜”的家庭吗？高玉茹无言以对。小光从高中住校开始便不怎么回来，周末回来只将那些需要洗的脏衣服进门一扔便没了踪影，去同学家或者去他大舅家，她想让儿子在家住，小光便跟她顶：“我都多大了，还让我跟你们俩待一个屋？”

小光考上的是C市最普通的一所大学，能划到三类上去，不过，好歹也叫个本科，高玉茹觉得怎么也比没去处强，婆婆对小光考上的这所大学颇有微词的，婆婆退休单位是某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岗位虽是接线员，但一直以知识分子要求自己，婆婆觉得这个学念不念都没什么用。

“他能考上就算不错了。”高玉茹自然不这么认为。高考前在家复习那段时间，不说别的，屋里就这么点儿大，这个屋开着电视，那个屋也开着，跟谁说谁也不关，孩子在哪学习啊？最后她在厨房的煤气台旁给儿子铺了张地板革，让小光坐在那里看书，小光说闻着剩菜油烟味根本看不进去，而且柜子下面都是门，腿放哪都不舒服，侧身写几个字就酸得直不起腰来，她好说歹说算是哄了儿子将就过去了，心里其实也不是滋味。

“人家农村的孩子比这条件艰苦，照样考大学！”这是婆婆的杀手锏，说到底关键在孩子本身，与环境无关。

“我们不是没生在农村吗？再说你知道农村有几个能考上大学的？”

“毛主席在菜市场都能专心看书……”

越扯越远，多少年都是这套掉了渣的理论，高玉茹便不再争辩。说是说不过了，隔着一代人呢，一句两句怎能掰扯明白，婆婆过后也不寻思，再说她对小光也还是爱的，包饺子，蒸肘子，都要赶着小光周末回家的工夫，虽然小光从不领情，嫌这嫌那，闹了几次不痛快后，婆婆总算明白了小光的心思，表达的方式也只剩下这一种，给钱。她背地里给一份，公公背地里也给，两人关系不好，互不干涉，还互有攀比，这是让人好气又好笑的，婆婆总说，不能让“他”小看了。如果公公给小光二百，她一定得掏出三百，加上小光隔三岔五地挑拨着，他得到的货币补偿也越来越多……

高玉茹离开了电影院。快到单位时，接到儿子发来的短信，“存完给我发个短信，我在上课不方便接电话。”她的回复更简短，三个字：存完了。正值八月最热的季节，身上缕缕寒意，迎面走过一人，大包小裹的撞了个满怀，印着某超市字样的塑料袋掉了下来，里面的日用品撒了一地，她赶忙蹲下帮着捡，女人弯下腰，不是掉了这样，就是落了那样……超市门前依旧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宣传特价的喇叭响得惊天动地，音乐声震耳欲聋，人们情绪一样高涨，没有什么能阻挡购物的热情……

过去的已经过去，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高玉茹绕着道走着，心里一阵悲凉，电话那边单位里负责考勤的小郑已经阴阳怪气地提醒，高姐什么时候回来，这过了十五分钟了……“快了，快了，我马上就单位了。”高玉茹忙答应着，加快了脚步。这份工作是她三年前通过熟人介绍的，私营企业不比老国企那么宽松，对于过四十的人来说，连打扫卫生的活儿都不可能遍地都是，何况是稳定的办公室呢。她很珍惜，不到两分钟，办公室主任也来电催促，说是有份重要合同需要用章，王经理亲自拿过来的，耽误了你自己去解释。高玉茹几乎是一路跑到单位楼下，腿脚也不会那么麻利，要命的手机又响了，她看也没看接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道，“主任，主任，到了，到了，我已经上楼了……”

“大姐，是我。”却传来了她的小弟妹莫晓燕的声音，比她更急切百倍，“……那个，还是欢欢上学的事，能不能再跟姐夫说说？”

跟某超市人山人海相比，同样不分高下的是某重点小学的大门口，烈日炎炎，可围了里三圈外三圈的人，这是学前班招生的第三天，下午一点开始填表、面试。心急的家长带着孩子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虽然工作人员早就声明来早了也没用，不如找个地方避避暑。可怎么都疏散不去。大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每个家庭都派了人固执地把守着，热是够热，太阳烤在脑门儿上，眼镜架都烫脸，说不好怎么的，反正离开片刻就不放心。

靠马路树荫下，另有专门看护孩子的家长聚堆聊着自己知晓的一些内部消息，审时度势，察颜观色，焦急地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更有神色凝重的将孩子拉到一边如临考场备战，“苹果怎么说？”“apple。”“西瓜呢？”“……”“冰淇淋？”“……”“告诉你多少遍了记不住！别吃了！”年轻女人一把将孩子手里的冰棍夺了过来。隔了不到两米的大树背后，另一个穿着灰白格子T恤的男人严肃拷问着，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加二等于几？”“等于四。”“四加四呢？”“八。”“八加八呢？”孩子开始摆手指头，摆来摆去都不够用。“快说啊，得多少？！”当爸的不耐烦，脸红脖子粗地吼起来。孩子哇的一声便哭了，“我不知道……”旁边老太太急了，伸手给了男人一撇子，“你把他弄哭了干啥啊！一会儿让校长、老师看着印象能好吗，乖，宝贝，到奶奶这儿来，咱不算了，这学奶奶花多少钱都得让你上……”

莫晓燕来晚了，她也想早来的，可单位有事缠住了，本以为打车快点，没想到堵车堵得这么严重，她只好提前下车，接了女儿欢欢跑了两条马路，这才明白，堵车的根源在这呢。看着眼前停得歪歪扭扭的私家车及人群，她的头嗡的一声，大了。难怪都讲究个“提前活动”，学前班只招八十人，可现在每天来报名面试的就有一百多，要持续五天结束，按保守数五百人计算也得淘汰四百多人，怎么个择优录取法。一个学前班竞争成这样，明年上小学还不知挤成什么样。她四周环顾，看能不能碰到个熟人，能不能加个塞儿，女儿这时拉着她的衣角，“妈妈，我又忘二加二等于几了。”莫晓燕叹了口气，都说面试有好几关呢，语文数学外语都要涉及，咱家已经没人能依靠，孩子再不争口气，那还有什么指望。她不明白，欢欢模样是聪明伶俐的，诗背得很好，英语单词发音倒也标准，唯独

数学这么不开窍，十以内的加减法怎么都搞不懂，幼儿园的老师教不会，她也教不会，欢欢有时是能对答如流，但很快就能忘，那不是算的，是背的。莫晓燕没有精力跟她周旋这个问题，到了这个节骨眼了，怎么都得试试，她把欢欢拽至大门口排队，在望眼欲穿的时候想起了她的大姑姐高玉茹，在家里所有亲人中，她跟这个大姑姐最亲近，莫晓燕今年三十一岁，她的丈夫高建新是高玉茹最小的弟弟，姐弟俩就差出十岁，她还比建新小五岁，所以高玉茹更像她的长辈，加上建新长期在外地工作，少不了要她帮忙照应什么的。晓燕没有婆婆，在她的潜意识里，厚道实在的大姑姐就是充当的建新妈妈的角色。

高玉茹叫她别着急，安慰了几句答应回去再想办法。

关于是不是上好学校，高玉茹早就跟她说过自己的体会，你看看小光，小光就是“好”学校培养出来的，无论是××附小还是后来的××实验中学，这一路下来都是用钱开的道，可是结果呢，你看到了，除了认识些富家子弟把吃穿的档次提高上来以后，没见有别的进展。

莫晓燕不否认，但还是不太认同，楼上邻居赵大娘告诉她，她儿子念书那会儿，也不怎么样，上学也就是个混，可就是打小结识的那么些朋友，帮了她家大忙。他有个同学老爸是交通局的干部，托人在人事厅里给安排了份工作，这同学没看上，不稀罕去，他就问我儿子，你愿意去不，愿意就给你了，这不，我儿子就白捡了个工作，什么都没打点。现在的社会学习倒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还得凭关系，这关系哪来的，那得看生活在什么圈子里，你作为家长给他创造什么样的环境，那他就在什么环境下成长，你去重点学校念书，认识的是些什么人，你去普通学校认识的又是什么人，这么说吧，××实验是贵族学校，可学生父母不是事业机关的就是大老板，江原小学倒是亲民，可学生父母不是开食杂店的就是菜市场卖菜的，你愿意让你家孩子跟哪伙人交往。

可是一个小学花那么多的择校费，还有初中、高中跟着在后面等着呢，一般人家谁能负担得起啊。莫晓燕不是没顾虑。

走一步看一步呗，赵大娘说了，没准哪天政策就变了，但底子得打好，小学其实很关键，要不人家外国人咋那么重视启蒙教育呢。

赵大娘不是没有见识的人，她家三个儿子，两个在国外，最小的在国内，现在是某环卫局的副科长，还算是最没出息的。有一句话，真让她说中了，那就是教育要改革了，听说今年就不收择校费了。莫晓燕从三月份就开始打听，到了八

月份都没探出收费标准。只说没定。莫晓燕好似中了邪，逢人便打听，你们准备上哪个小学。周边其实也没有几所学校，属于哪个学区，她没搞清楚，反正好学校也不划片区，就只等着择校。可据小道消息说，风声变了，不是名码实价花钱就进，得有其他途径。什么叫其他途径啊，有可靠的人？不认识啊，莫晓燕又急了，这好不容易凑的几万块钱到跟前了还没地送了？原来幼儿园认识个家长，两人处得还算不错，她有个亲戚就在这小学当老师，她都说好了，咱家两个孩子将来是个伴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那么难碰，好不容易“遇”见一回，对方一张口就是：“对不起，把你电话给弄丢了。”然后又急匆匆地走了，难道是碍着以前说的话，不好改口？她想，如果能帮个忙，肯定不白帮，可人家压根没给她这机会，再后来，她厚着脸皮贴上去，又被三言两语地转移了别的话题。眼看着周围有陆续开了学的，再看其他人不透半点儿风声，深沉的好像心里都有谱了似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再就是她们这些没有门路干着急的，她怎么还能坐得住，莫晓燕像眼看着美餐却无法靠近的饿狼，就差上蹿下跳了。

王闯妈想了个招，就上某小学附近转悠，碰着从里面出来的人就过去搭个讪，要是老师就探探门路，运气好点儿没准是个校长主任之类的，莫晓燕脸皮薄，总觉得这样的事好像有点儿做不来，王闯妈早就疑心，故意说，叫你老公去。这无疑是莫晓燕的痛处，认识了那么久，她很少对人说起自己的家事，知道的是欢欢爸长年在外地工作，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离了婚。王闯妈这才同情起来，但凡有消息必要先知会她。莫晓燕倒也像她说的那样特意请了假试探了几次，可每每走到跟前撞到别人冷淡质疑的面孔也就没了主意。她忽然不明白了，人活着怎么就那么累呢。

晚上睡不着觉时，窗户开着，楼底下有人边吃烧烤边喝啤酒，吵吵嚷嚷的，为的还是孩子上学的事，声声入耳。你们说，现在是……怎么了，上个学怎么就这么难？当初就为了能在这儿上学才买的房子。迁的户口，后来又说有户口也得满两年以上，豁出去让孩子等上一年，眼看着快到年限了，又变了！满两年也不行了又搞网上报名电脑派送了，你说这个……这个……怎么老也跟不上形势！

唉，谁说不是呢，有人感同身受，我们在园中路小学都挂了两个来月的号了，人家就说没开始招生，你急也没用，人家牛B哄哄的不搭理，啥意思，等着这些人找关系？要不……你就说，多少钱，一句话，咱弄上得了，又说什么以后不要择校费，这中间人情费得多少啊？你说你不上他这学前班，他就不让你念小

学，然后你上他这学前班，他还不保证你一定上小学，你说这玩的是哪出啊？择校费变成学前费，托人交钱的心里还倒没底了？

烤串的四十多岁男人忍不住搭话，谁让你们非得削尖了脑袋往重点学校奔哪，那有的是不花钱的学校咋不进呢，那穷人还不活咧？

谁敢去啊，你看按地域划分的都是几类学校，都是什么教学质量，一个班里都没多少学生，说不定哪天就黄了，你敢去？不是咱想攀比，不是为了当爸妈的脸上有光，不就是希望孩子能有个好前程嘛，好学校的升学比例是多少，孬学校是多少，怎么能一样，万一给孩子耽误了怎么办？家里就这一个孩子，不好好培养，他将来依靠谁去？

这个不好说，旁边有人伸长了脖子接话，以后没准取消重点校呢，现在不都说什么教师轮岗制。

教师轮岗是个新鲜词，莫晓燕听得真切，第二天她就去打听了，结果很快被其他家长给否了。那不可能，你想啊，人家去年刚上的学，还是花的高价钱呢，刚上一年你就换老师，那家长能干吗？就是早上两年的也不能同意啊，那不更乱套了，我倒听说以后有的重点小学改成校长承包制……

到处是以讹传讹，没个准信，更闹得人心惶惶。

保安终于开大门了，人呼啦的全涌了上来。保安一次只允许五个家庭进入。莫晓燕是在第六批进场的，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侥幸遇到了和欢欢一个幼儿园的家长王闯妈妈，所以便顺理成章地挤到了前排，也由此激起了民愤，在这高达三十六七度的高温下，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群众的愤怒也是必然的。好在王闯妈“认罪”态度也好，自称是欢欢的老姨，两人本来就说好谁先到谁就先排队的，我姐就一个人带孩子，也真是不容易，谢谢大家了，大家多担待点，对不起了。莫晓燕红着脸，低着头，什么也不说，被王闯妈推推搡搡的就那么进去了，接着是填表、登记、审核、领号，比答卷都心慌，再跟着一班人七拐八拐地来到会议室找自己孩子的名字，找到了落座，没两分钟，老师念名字再次出列，编成几组由老师统一带队前往另一个场地，家长纷纷起身，再跟着七拐八拐，上楼，走缓步台，总算到了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这就是面试地点，台上像个开放的教室，孩子们已整齐坐好候着。左侧近十五名老师一起打分，家长坐在下边，像看电影一样可以对孩子们的表现一览无余。做开场白的是个老教师，一看就是领导干部，沉着，大气，有力度，也不废话，三言两语直接进入正题，引

出了第一位考官，自称姓张的语文老师，一句小朋友们好，如夏日里的一碗凉茶起到提神和缓解气氛的双重功效，大家感叹，这才是老师特有的声音，太好听也太有亲和力了。她没有提问，只是教了首简单的儿歌，鼓励同学们举手复述，投影仪上趣味横生的小故事也顿时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在她的引导下孩子们集中精神踊跃发言。莫晓燕坐在第二排，她比所有人都认真，尽管她的胃很疼，从早上到现在她还没吃下一口饭，流程的复杂让她有些按捺不住，可此刻也无疑更坚定了不惜一切代价让欢欢来这上学的信念，不说那些先进的教学设施及走廊墙壁展示的各类书法作文等作品，就看看这招生的重视程度、老师的精神面貌，以及台前每个课桌上分门别类摆好的小道具，还有上楼时碰到的学生有礼貌的敬礼避让，足以和其他学校拉开距离。

之前莫晓燕差不多把附近的几家小学考察了个遍，从文体室到教室门后放拖布垃圾桶的地方。她不得不说，这是她见过最整洁最正规最有读书氛围的教学环境；她也更深地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选择这所学校。

细节是没办法模仿的。

但莫晓燕最担心的事也还是发生了，当微笑可人的小老师讲完小猪分类的故事指着画面提问盘子里最后还剩几只梨时，她点了高佳欢的名字，她看到欢欢怯生生地站起来后拼命想在台下找妈妈求助的眼神，心想这下完了，旁边的孩子已经抢着举手回答，有的还干脆站了起来，欢欢情急之下胡乱说了个数，观众席立时传来些许笑声。莫晓燕的脸红了，心凉了，她的要求远不是欢欢不成为别人的笑点，而是要比任何孩子显得更优秀，这样她才能坚定不移、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谁让她们的家庭背景与在座的诸位相差那么多，她能接受差距，但这种差距只能是经济上的，而不能是其他方面。

欢欢低头坐下，再打不起精神，她大概会想，妈妈一定伤心了。

比莫晓燕还坐立难安的是王闯妈妈，她那时眼里已经火光喷出，原因是王闯将两条腿拿到了桌子上，悠然自得地向后靠着。这是所有孩子当中最没心没肺的一个。王闯坐第一桌，从进来时一直跟旁边的小胖墩聊得火热，小胖墩还能跟着老师的思路答问题，王闯则不时地鼓弄着书桌里摆图形的那几根火柴棍，像得了多动症一般，傻笑个不停，随便得像在自己家，也许因他坐在第一桌的缘故，所以看不到此时后面的孩子们双手背后，整齐专心，那是怎样严阵以待。王闯妈气得就差亲自上台将他揪下来，她一直以为她家王闯内向，不爱说话，还担心他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